

关于宽厚的故事

2014-4-12



“宽厚”指的是待人接物的宽容和厚道。宽厚能容人之短，容人之过，即便自身需要忍让，需要吃亏，即便自己被误解。民国时期的文人林语堂在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认为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，它也将成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——最伟大的品质。”

中国人对于宽厚有着深刻的认识。如“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”、“不吹毛求小疵”、“君子不求备于一人”、“若君子则以天地为量，何所不容”、“宰相肚里能撑船”、“忍所不能忍，容所不能容，惟识量过人者能之”、“器量徐大，心境须宽”等等。而历朝历代，以宽厚之气质为世人所敬重者皆非罕见。

春秋时期，出身贫寒的管仲与鲍叔牙一起做生意。鲍叔牙本钱出得比管仲多，但在分配利润时管仲却总是多要。鲍叔牙毫不介意，更不认为管仲贪婪，因为他知道管仲日子难过。对于管仲几次做官的失败，鲍叔牙也不认为其没有才能，而是没有遇到明主。

后来，鲍叔牙将管仲推荐给齐桓公，辅佐其成就霸业。没有宽厚的鲍叔牙，如何有管仲的扬名天下？这就难怪管仲说：“生育我的是父母，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。”

西汉酈吉担任丞相时，其车夫常常喝醉酒并吐在车上。管事的要求处罚车夫，但酈吉认为喝醉了酒，不过就是弄脏了车子中的垫子，因此没有必要处罚。车夫深受感动，后寻机报答了酈吉。

东汉酒泉太守吴祐任职期间，曾有一个叫毋丘长的男子，因为一醉客侮辱自己的母亲而将其杀死。按照国法，杀人者当被处以死刑，但吴祐认为，从孝道角度，“子母见辱，人情所耻”，杀人是可以理解的。

在“法”与“情”的两难之中，吴祐采取了一种为其“留后”的灵活方法，即让其与妻子同宿，直至妻子怀孕后才执行死刑。毋丘长临死前的遗言是：“如果生的是男孩，就叫‘吴生’。”以此来报答吴祐的恩德。

东汉名士陈寔德行高尚，很有名望。有一年闹饥荒，一个盗贼进入他的屋子，躲藏在梁上。陈寔看到了他，于是起身穿上衣服，叫他的儿孙们起来，严肃地训斥道：“人不能不自己勤勉，不善良的人本性未必是恶的，只是习惯了成为习性，才成了这个样子。”

儿孙们说：“你说的是谁？”陈寔指著梁上的盗贼说：“就是那梁上的君子。”盗贼大惊，自己跳到地上，磕头赔罪。陈寔遂告诫他说：“看你的形貌，不像是大恶之人，应该自己反省弃恶从善。”陈寔看他很贫穷，于是命人给了他二匹绢。从这件事后，县中再没有偷窃的人了。

刘备，三国蜀汉开国皇帝，其能成就霸业，除了知人善用，更是因为其是一位宽厚长者。比如在曹操率军南下准备攻打刘备，刘备从新野撤军时，刘备不忍抛弃十余万追随自己的百姓，从而导致长坂坡之败。还有一位前去刺杀刘备的刺客，因感于刘备的宽厚而据实以告后离去。《三国志》中赞叹道：“先主（刘备）之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之风，英雄之器焉。”

三国时东吴将领陆逊，年轻有为，屡建战功，更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位宽厚仁爱的人。在他领兵驻守会稽的时候，地方官淳于式上书孙权，指责陆逊，且言辞尖刻。这件事被陆逊知道了。后来陆逊在与孙权交谈的时候，称赞淳于式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好官员，并推荐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。

孙权问：“淳于式曾经上告你，你为什么还推荐他？”陆逊回答：“淳于式虽然告过我，我如果再毁谤他，就会不利于国家，也会助长官员间相互攻击的风气。”孙权称赞道：“这是有贤德的人才能做出的事情，一般人真是很难比得了啊！”

唐朝宰相娄师德为人深沉有度量。一次，他与内史李昭德同行，因为他体胖走得很慢，李昭德责怪他：“真让人不耐烦死了，这个乡下种田汉！”娄师德笑着说：“我不算乡下种田汉，还能算到谁的头上？”

暗中由娄师德推荐任宰相的狄仁杰，向来不喜欢他这样谨小慎微之人，因此多次排挤娄师德，娄师德也不以为意。倒是武则天看不下去了，告诉狄仁杰，自己之所以重用他正是因为娄师德的推荐。狄仁杰非常惭愧，感慨地说：“娄公美德盛大，我被他的盛德所包容，看不到它的边际。

知耻的狄仁杰后来也秉承了娄师德的宽厚之风。曾有人在武则天面前诬陷狄仁杰，使其被贬，后来辗转回京城。武则天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，就不无讨好地对狄仁杰说：“我因误听人言而贬斥了你，你想知道那个诬陷你的人吗？”狄仁杰回答道：“如果我有过失，我应该把它改掉；要是没有过失，我的心已经很安乐了，何必要知道说我坏话的人呢？”宽厚长者之风，怎不令人敬服？！

北宋大臣吕蒙正也是一个宽厚仁慈的人，从不计较别人的过错。在他刚做宰相时，一个官员在上朝时隔着帘子指着他，非常鄙夷地说：“这种货色的人也能做宰相吗？”吕蒙正装作没有听见就走过去了。他的同僚很生气，要追问那个官员的姓名，被吕蒙正制止了。

到了下朝的时候，这位同僚仍然为他鸣不平，后悔没有问出说话人的姓名。吕蒙正说：“干嘛要知道呢，一旦知道了这人的姓名，就不容易忘记，不知道不是更好吗？”人们都很佩服他的器量。

(文章来源，正见网)